

长江魂

光未然

荒煤

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长江魂

光未然

荒 煤

等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长 江 魂

光未然 荒煤 等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8.125印张2插页172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810册

ISBN7-5059-0144-3/I·97 定价：1.90元

目
录

江汉行.....	光未然	(1)
长江赋.....	徐 迟	(7)
长江上永不消逝的彩虹.....	荒 煤	(10)
大江访胜.....	艾 芜	(18)
江上情.....	李 乔	(29)
唯见长江天际流.....	秦瘦鸥	(40)
大江东去.....	唐大同	(44)
川鄂奏鸣曲.....	梁上泉	(55)
江 魂.....	汤世杰	(62)
情寄长江无人区.....	雨 时	(66)
长江抒情.....	成绶台	(71)
编织不尽的长江之梦.....	周嘉华	(75)
三峡随想录.....	沙 白	(78)
三峡·诗的圣土·我的家乡.....	任光椿	(85)
三峡短笛.....	陆俊超	(88)
三峡流韵.....	李 振	(91)

DJ61/10

甲板上的谈话·····	周良沛	(95)
寻觅“对我来”·····	齐平	(97)
葛洲坝,我心中的金盏花(藏族)昂	丕	(100)
船过葛洲坝·····	沈世豪	(103)
踏浪三题·····	康平	(106)
奉节访古·····	王精忠	(114)
巫山的云·····	胡焕章	(118)
小三峡记·····	邹荻帆	(121)
小三峡随想·····	阿章	(127)
魂系小三峡·····	鲁之洛	(136)
古栈道随想·····	奚跃华	(140)
川崖悬棺之猜想·····	刘舰平	(143)
揽胜宁河小三峡·····	张永权	(145)
山水之间·····	田野	(151)
望妃台·····	骆文	(158)
香草·····	谢璞	(163)

啊，香溪·····	王学昭	(167)
香溪魂·····	刘 绮	(171)
昭君石·····	李霁宇	(174)
卧 佛·····	黄润祥	(178)
不见森林·····	洪 洋	(183)
神农架的天趣·····	曹玉模	(190)
从神农架到汽车城·····	程关森	(198)
百里车城访义友·····	陈登科	(203)
流水线上的旋律·····	蔡国瑞	(213)
武汉留痕·····	朱 奇	(216)
天 籁·····	江 流	(221)
自大江上采来的诗浪花·····	胡 茄	(224)
楚 音·····	贾梦雷	(231)
武钢·武当山·····	郭蔚球	(240)
鄂西漫游散记·····	江晓天	(243)
鄂行杂感·····	孙华炳	(249)
奇哉！小三峡·····	贺慈航	(253)

江 汉 行

光 未 然

〔小引〕一九八六年十月中旬，有幸参加了由长江九省市作协分会倡办、作协湖北分会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回到阔别了四十八年的武汉和鄂北故乡。这次与笔会同志们一起，大半月间，参观了武汉钢铁厂，葛洲坝水电厂，第二汽车制造厂，游览了黄鹤楼、大小三峡和神农架，同各地作家们朝夕相处，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读活书确有收获。一路上也被逼并自逼出十几首小诗，都是旧体绝句。颇恨平时不练字，也不练句，临时斗胆挥毫，难免贻笑方家。现按写作先后抄存，留作纪念吧。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记。

黄 鹤 楼

乘风飞逝越千年，
都为江头太苦寒。
此日祥云临三楚，
楼随黄鹤载诗还。

(注)黄鹤楼毁圯已久，一九八四年重建告成，雄伟壮丽。
各层楼上，悬刻历代诗文。

1986.10.16.武昌。

望神女峰

凝眸仰望久，
神女露面迟，
振臂长呼唤，
云端知不知？

1986.10.22.下午3时船过神女峰。

过巫峡

鬼斧神工十二峰，
都被前人勾画穹。
留得千山万壑水，
化为光电耀长空。

1986.10.23.为轻舟号游船题字留念。

登白帝城

卧龙反顾意何如——
不保残刘保魏吴？
可堪白帝托孤日，
百仞高功一篲输！

1986.10.23, 轻舟号上。

屈原纪念馆留字

热泪滂沱琼玉篇，
文苑受惠两千年。
倘有诗人倡唯我，
何来灵感吊屈原！

1986.10.25. 秭归。

王昭君故里

铁骑压境汉宫惊，
虎将谋臣妙计灵！
独有昭君闯绝域，
千古传奇唱到今。

1986.10.25.兴山。

《铁流文学》题词

铁流滚滚化为钢，
铸成祖国钢脊梁。
铁花钢花璀璨处，
高炉炼出好文章。

（注） 《铁流文学》是武汉钢铁厂业余作者的文学刊物。
这首顺口溜式的题词，是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兴山县应该刊
要求补写的。

过天门垭

十里长城挂翠帘，
群仙布阵守蓝天。
云蒸雾绕神农架，
赢得诗人咋舌看。

1986.10.26.神农架。

题 神 农 架

曾是神农百草乡，
点染奇峰作画廊。
多情更有香溪水，
汇入长江万里长。

（注） 香溪源于神农架，流经兴山，因王昭君得名。

1986.10.27.神农架。

过 房 县

山是铜墙天是顶，
房里深藏聚宝盆。
远古逐臣流放地，
今日笔会待群英。

（注） 四围高山，以天为顶；房县（房山）以此得名。

1986.10.28.房县。

十堰道上

——为长江笔会答第二汽车厂

飞雪迎宾十堰城，
深秋疑是小阳春。
东风得意笔锋健，
共写千山万木新。

1986.10.28.房县去十堰道上。

首届长江笔会记事

求学钢城水殿间，
轻舟共赏峡中天。
载笔同游神农架，
话到车都说不完。

(注) 钢城指武钢。水殿指葛洲坝水下电厂。轻舟指游船轻舟号。车都指十堰第二汽车厂。首届笔会在二汽闭幕。

1986.10.29.十堰。

长 江 赋

徐 迟

每当我站在长江中游那座大桥上，我总是依凭着栏杆，朝西望那莽苍苍的上游，吐雪水的江源，又向东方，遥看这下游的白茫茫的水光，那纳入有灵性的海潮的长江口，想它怎样地经历九省一市，冲出深山峡谷，开拓宽谷的胸膛，盘绕于丘陵之间，漫流过平原水网；而在来到大海，进入大洋之后，再被蒸发，升腾为云层，又返回雪山冰川的长江源——如是环流不息，何等寥廓雄壮！

每当我思想着长江，我总是想到《楚辞》。和天地一并长寿，跟太阳月亮一齐发光的屈原的《天问》、《离骚》、《九歌》、《九章》。还有宋玉的、贾谊的、枚乘的、以及汉魏六朝的辞赋，都是长江流域烂漫而芬芳的文学。也还想到白帝彩云，夔府落日，《滕王阁序》，《岳阳楼记》，一声“大江东去”，有如千古绝唱。这都是滔滔江浪的永久的音响。但是，都是哀婉的音响，悲怆的奏鸣，伤心的文章，尽管它们光芒万丈长。古代作家想望着美好的事物，惜往日总是得不到它们。

终于时代变了！过往的时代怎么也不能和我们今天的时代相比。请看，我们已经有了综合治理开发长江干流支流全

流域的总体规划。请看，南津关前面的，宜昌葛洲坝工程已经建成，日夜发出强大的电流，巨大的能量。进而还要在西陵峡里，兴建三峡大坝的主坝，建设一座超级巨型的水利电力枢纽。全流域一百座大坝拱卫着它。古人是无法想象这些的，就是今人也都没法想象这些的，有人还被它吓坏了，然而毕竟有人以丰富的想象力想象了它，经过多年反复的科学论证设计了它，正实事求是地逐步地实现着它。今人想望美好事物，总是能得到实现的。我们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我们去办。现在的人类能办到任何向来认为办不到的好事！这个世界，变了，变得使人吃惊，这就叫“当惊世界殊”。然则，我们的诗人、作家呵，我们也应当写出“殊当惊世界”，惊天动地，与日月齐光的文学作品来了。

每当我在江上旅行，我感到我看到的是一座人世间的大画廊。这画廊里陈列着万里江山图的长卷，还展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形态。它提供了氏族制、奴隶制、农奴制和民主制的旧社会的遗迹和残余，同时展出了新社会的现实生活壮阔的场景，辉映着未来社会的理想豪光。比如金沙江那里还有个母系社会残余，它的近傍，雅砻江的渡口，却升起了一座百万吨级的现代化钢厂。长江已经有了多大的长进，而更大的进程还在等待着长江。

当我在长江上飞行，长江正飞腾在一艘“地球号”宇航飞船上。当这艘“地球号”宇航飞船在太阳系里飞航，太阳系正飞翔在银河上。人类已经进入星空。人类还要出去，到外空去。谁？谁还能落后呢？中国再不能徘徊了。和我们宏伟的事业相比，巨大的三峡工程也不过是其中一个较小的工程。必须排除干扰，长江要建设三峡大坝。赶快还已经有点

儿来不及。干嘛还要拖延时间？

谁能面对长江而不神采飞扬？长江是一条好航道。相当于四十条京广铁路的运输量。如今我们只用了它三五条铁路。还有三十几条现成的铁路并没有用上，天天开着空空的列车跑来跑去。要有多么巨大的产品数量才能让它们满载超轴，又要具有多么巨大的能量才能生产出可以供给四十条铁路昼夜运输的产品量？那末，三峡就是能源基地，长江很富，不光有后皇嘉树的桔柑圆果，不光有中华鲟鱼回游于长江和近海远洋。吐雪水、纳灵潮的长江，是古代皇朝的上层建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重要基石，历代的漕运便可作证。物产无比丰富，人民多才多艺，景色柔和秀丽，文物光怪陆离。江陵的纪南城是楚国古都郢城所在地，那里墓群连绵。不知多少绮丽楚文物还埋藏在地下呢。无意中拣得一柄越王勾践剑，锋利得吹一根头发在刃尖，便一断为两。偶然间发掘出一具两千五百年前的女尸，尸体保存完好。血肉红润，鲜妍如生。穿的戴的绸缎绫罗，举世无匹。反而现在倒做不出来。西安骊山的兵马俑震动了世界，怎知道以后一座座楚王墓打开。后宫佳丽，岂止三千？细腰、秀颈，樱桃似的红唇，发出贝壳般的光彩的牙齿。就看现代医学怎么来起死回生，使王妃复苏，宫女还阳？古时候楚国这样富丽，今日长江该如何繁荣？说到头来，长江还是一条没有很好开发的江。长江流域几乎还是处女地。正如湖上的天鹅，林中的睡美人，等待着多情的王子前来搭救她，将她唤醒。长江在等待着我们的作家来探隐索微，将它描绘。等待着我们的诗人去袒开胸襟，去将它歌唱。谁能面对长江而不神采飞扬？谁能面对长江而不情思激昂？

长江上永不消逝的彩虹

荒 煤

在十月灿烂的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我独自坐在宜昌市滨江公园护堤坡前眺望着长江。我似乎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重新回到异常亲切又仿佛有些陌生的长江身边。

我整整静坐了两个小时，心情十分平静、安谧，然而又觉得总有一股潜伏在胸怀深处的激流平稳而深沉地冲击着我的心灵。我说不出来这种复杂的奇怪的感觉，我的确感到心灵的欢畅，并且有一首不知名的欢乐的歌在全身血液中循环不已，可是又常常感到一种难以捉摸的辛酸侵袭得胸口闷痛。我看到浑黄的宽阔的长江急流在脚下静静地流逝，我突然回忆起我青年时代经常在武汉江边或傻望或徘徊两三个小时的情景——总感觉滚滚长江水卷走了我多少青春美好的时光，却永远带不走那填满我心胸间的无尽的忧郁——不免有点自嘲的心情。可是一想到自己已经年逾古稀，还能看到长江边有这么一座美丽的公园，让青春焕发的青年男女漫步、跳跃在绿草如茵、百花盛开之间发出清脆的欢笑声，压倒了在护堤坡下驯服地流逝的长江的波浪声……回忆起我在长江身边那些苦难的岁月，我不禁又象孩子般独自发出幸福的微笑。

在整整半个世纪以前，1936年初我在一篇短篇小说《长

江上》中，让小说中的主人翁独眼龙低声悲伤地唱那一支不知名的歌：

你唱我也唱
都唱长江好荒凉
你唱神龙一条象长江
我唱它满身都是窟窿疮
你唱我也唱
长江年年泪汪汪……

这首歌其实是我忧郁的心声，是一个青少年时代在长江身边成长起来饱经坎坷的心灵中的悲歌。

我是湖北人，却生长在上海，到1925年才回到湖北。我至今也忘不了当轮船溯江而上停泊到南京、九江、芜湖这些码头的时候，那些扛着比自己身材要高大几倍棉花包的少年码头工人在跳板上闪晃的影子，使我感到惊心动魄，一阵阵揪心，只担心他们掉到江里去；我也发现许多衣不遮身或赤裸着身子的孩子们划着一个小小的木盆，或站在竹筏上举起竹竿顶上的旧布口袋，发出一阵阵乞讨声，使我感到窒息。我觉得这些孩子比上海马路上小乞丐更加可怜，我第一次为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命运落下了眼泪。

这是我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对长江的第一个印象。直到我1933年秋离开武汉，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

1926年的夏天在大冶，半夜里听到一阵锣鸣声，当我被抱到一只木船上时，在漆黑的夜里，细雨蒙蒙，什么也看不见，然而一片混乱的喊叫声、哭声，孩子的呼唤声似乎笼罩